

# 雍正皇帝

◆ 二月河 著

海南出版社

雍正皇帝

# 雍正皇帝

(上下册)

二月河著

※

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海南省新华一厂印刷

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42 字数:1500千

印数:1—2000册

书号:ISBN7-80645-327-X/I·36

定价:98.00元

## 第二十九回

## 范时捷造膝弹悍将 刘墨林游戏弈围棋

眼见允禩蹑蹑辞出去，雍正又出了一阵子神，觉得两腿有点酸困，便命刘铁成随驾，坐了明黄软轿径回养心殿。在垂花门前下轿时，却见范时捷、孙嘉淦、刘墨林在门前跪迎。还有一个官员穿着四团龙褂、仙鹤补子，珊瑚顶子后还拖着一枝双眼孔雀花翎，雍正却不认得，由着他们磕头行礼，也不言声，一摆手便进了养心殿，允祀、张廷玉、隆科多、马齐四个人早已候在丹陛下，忙迎了上来。

“方才和老十四一道儿去看了看十七格格。”雍正进养心殿东暖阁坐下，觉得有些闷热，要了冰水分了众人，自呷了两口，说道，“顺便儿还到咸安宫看了二阿哥允禩，听见大哥也病着。允祀，内务府是该你管，这些事还该奏朕一声的。”

允祀见他一屁股坐下便寻自己的事，心里的火一窜一窜。但他坐定了主意“守时待变”，决不因小失大，因躬身一礼，小心翼翼说道：“这是臣弟的疏漏。内务府档上这些都记着的，臣以为他们已经进呈御览，就没有另行奏明。皇上既这么说，臣弟以后留心就是。”

“这事不大，关乎朕的名声。”雍正不咸不淡地笑道，“大阿哥不去说他，是自作孽，给他个天年就对得住他了。二哥呢？到底是当过太子的人，与朕曾有君臣之缘，不可屈待了，叫后人议论朕不知照应。说说看，他的事怎么料理？”

众人不禁面面相觑：“怎么料理？”问得这样不着边际，怎么回答好？马齐当年在康熙皇帝废黜太子时是力荐八阿哥允祀继任太子的，听雍正话意，颇有同情二阿哥的心思，自觉不能不有所表示，因欠身道：“皇上圣虑极是，仁者一念必上通于天！二阿哥当年为群小所围，自干天怒，失望于先帝，但幽囚已过十几年，若皇观其果然洗心革面，自当施雨露之恩，使其沐浴圣化之中，循前朝古例，可废为庶人。若加恩赐一爵位，也在情理之中。”张廷玉听着心中暗自掂掇：马齐一番牢狱之灾，果然长进不少，话说得密不透风，又显得替皇帝着想，又体验到昔日旧情，玲珑得无可挑剔，因立刻附和：

“马齐说的是。究竟如何施恩，请皇上圣裁，臣等依古例参赞。”

“朕总归难弃手足情份啊！”雍正蹙额太息一声，“给他个亲王，在通州划一块藩地荣养，你们觉得如何？”说着便看允祀。允祀一时还弄不明白，忽拉巴的想起允禔的事——这皇帝打的什么算盘？不及细想，说道：“这是天理。依臣弟看，就叫‘理’亲王，如何？”隆科多也道：“奴才也觉得这个名字好。能时时提醒二爷不忘皇上帝德深恩。”

张廷玉拧着眉头只是沉思，待众人七嘴八舌说完，方徐徐说道：“廉亲王想的这名字不差。不过据奴才思量，二爷毕竟是犯过的人，不然，先帝不会废掉他。犯过而后补，谓之曰‘密’，这一条必须昭示出来，才能顺理成章不致使天下臣民有所误会。所以，竟是‘理密亲王’为佳！”

“好！”雍正不禁击节称赏：“衡臣就照这意思拟个诏书明发天下。”说罢，转过脸问张廷玉：“方才进来，见范时捷他们几个在垂花门外，那个戴双眼孔雀翎的是谁，朕怎么没见过？”

张廷玉忙道：“那是孔毓洵，广东总督——”话未说完，雍正已想起来：“朕知道了，前日朱批夺情起复的，朕说呢，怪不得穿着四团龙褂，原来是圣人家人——叫他们都进来吧！”李德全答应了一声忙退了出去。雍正又道：“朕就要下河南，说不定绕道山东回京。十天半月怕回不来。一是想看看河工，二是体察一下吏情民情。五月端阳过后，大约年羹尧回京前，朕就赶回来为他庆功。”说着因见孔毓洵等四个人鱼贯而入，看着他们行罢礼，只点了点头接着说道：“宝贝勒代朕去劳军，京里自然是弘时坐阵儿，弘时那边，朕自然还要叮嘱几句。京里八弟和十三弟，你们照旧办自己的差，瞧着弘时有不是处，要拿出皇叔的身份管教。朕只带廷玉去，马齐留在上书房主持六部杂务。小事你们自己作主，大事快快递到朕行在，自然也就妥贴了。”众人听了快躬身称是。允祀说道：“整顿旗务的差使太繁。臣弟还要筹办迎接大军凯旋的事。九弟自然要随年羹尧回来的，如今十弟在张家口左右无事，可否命他回京帮办？”

“再说吧。”雍正似乎漫不经心地说道。他转脸问孔毓洵：“你是从广东回来的？”孔毓洵和范时捷、刘墨林、孙嘉淦几个人正呆呆地听，不防突然问到自己，忙磕头答道：“臣是从广东回来。家母仙逝后，臣即就地丁忧守制，接万岁旨意，即扶柩北上，将家母灵柩安置曲阜。皇上，臣自幼而孤，家母夜夜纺织直到五更，供臣习学才致有今日。万岁以孝治天下，夺情之旨臣实不愿奉诏，又不敢不奉诏，特晋谒皇上，念臣母子至情，实在不忍背亲忘恩怡然务外，求皇上默察臣心，待守制期满，臣自当勉尽臣道，为皇上尽

力办差。皇上……您何取此不孝之子？”说着，已是潸然泪下。

“忠孝本为一体，讲的只是个‘心’字。”雍正神色黯然，“朕的母亲不也……唉，不必说了。你在职守制也一样嘛！当然，朕也要成全你的孝心——马齐！”

“臣在！”

“告诉礼部，去曲阜吊祭毓洵母亲，追封一品诰命，谥号‘诚节’，立坊表彰！毓洵，心满意足否？”

孔毓洵激动得浑身颤抖，伏地连连顿首，已是泣不成声：“臣勉从圣命……以忠为孝，报皇上高厚无极之恩！”众人见他如此孝心，皇帝又如此厚恩加礼，也都不觉悚然动容。雍正却已平静下来，用碗盖拨了拨茶上浮沫却又放下，皱眉说道：“广东离京太远，所谓‘天高皇帝远’，吏治昏乱天下第一。就如新会一门九命，这样的大案拖了一年有余，自朕即位至今下过三次朱批，居然就拿不交到凶！据你看，到底是什么缘故？”

这是人人都知道的，广东新会恶霸凌普，为争一块风水宝地，夜半举火烧杀胡家一门九口，凌家不知化了多少银子，上下买通县府道直至臬司衙门，连撤了两任按察使，至今仍说“无证据”而不能缉拿凌普。这是震惊雍正朝野的一件大案，上书房才所以拟票将现任广东总督苏木提撤差，由孔毓洵夺情复任，听见雍正询问，都睁大了眼盯着孔毓洵。

“万岁，”孔毓洵顿首答道，“臣是守制丁忧的人，闭门不出，也听到了不少话。但这案子不是凭‘风闻’就敢冒奏的，臣向万岁借一个人观审，三月之内如不结案，请取臣的首级！”

“谁？”

孔毓洵将手一指，说道：“他！”

人们目光都转向孙嘉淦。孙嘉淦并不认得孔毓洵，他是为广西藩司铸钱局不肯照“铜四铅六”铸雍正钱，专门来上本参劾广西布政使曲森的，见孔毓洵如此信任自己，冬瓜脸立时涨得血红。因将自己晋见皇帝本意说了，又道：“既然孔兄信得过，皇上只要恩准，我就去！”

“朕也信得你。”雍正目中喜悦的火花一闪，说道，“既如此，朕给你个名义，钦差两广巡风使，审结这案，也不必急于回京，福建云贵川也都看看，回来细细奏朕。”

“扎！”

雍正立起身来，看了看范时捷，说道：“刘墨林是朕叫进来的，你递牌子请见，有什么事呀？”范时捷重重地磕了三个头，说道：“臣有造膝密陈的

事。”雍正扫视一眼众人，笑道：“这里都是朕的心腹大臣，有什么你说就是。”范时捷也看了看众人，说道：“万岁今个乏了，臣请先告退，宁可改日再递牌子请见。”

他的话虽然说的淡，却是斩钉截铁，人人听着心里不是滋味。雍正铁青了脸，看着满不在乎的范时捷，突然想起那年在畅春园范时捷学驴叫和允祥嬉闹的事，又不禁破颜一笑，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廷玉你们散去。墨林留下和朕说话儿。范时捷，刘墨林不碍你的事吧？”范时捷磕头道：“刘墨林不碍。”说得众人各各无趣，只得请安告退，心里没有一个不腻味这个范时捷的。

“摆一盘棋！”雍正轻松地舒了一口气，“朕和刘墨林下棋，你有事只管说。”

于是那年高无庸抱了云子儿围棋盒子，布了棋盘，刘墨林执了黑子，小心翼翼应对雍正。刘墨林是出了名的“黑国手”，号称棋王的允祥也不是他的对手。雍正尽自最愛下围棋，却是一手屎棋。雍正见他架势，便知他又要和棋，便道：“刘墨林，下棋是玩儿嘛，为讨朕的欢喜，每次都下和棋，你也不嫌费心！只管放入胆攻，赢了朕，朕有赏！”一边着子儿，又对范时捷道：“你不是要造膝密陈？有什么说的？”

“臣要告年羹尧？”

刘墨林是已奉圣旨，跟随四贝勒弘历前往西宁劳军的，听见这话也吓得一哆嗦。看雍正时，却是面无表情，盯着棋盘一边想着应对着子儿，口中说道：“年羹尧是有功社稷的人，你应差不力，不肯年听羹尧节度，有参本参劾你，已登在邸报上。朕处分的旨意还没下，你倒先来告状？”

“臣知道年羹尧有功。”范时捷面无惧色，从容说道，“臣告的是他的‘过’。况且臣先奉命调任，年某立功是后来的事。若论私交，臣是年羹尧举荐升任甘肃巡抚的，但臣以为年羹尧功再大，他不是皇上，臣不能忠于年羹尧，只能忠于皇上。皇上要觉得这个巡抚是年羹尧给的，事事都得听年羹尧的，臣宁可不要这个红顶子！”

“唔？”雍正食指中指夹着一枚白子正要落盘，略一顿，说道：“你说实的，要尽是这话，朕就当是你离间君臣的谗言！”雍正这些话刀子似的尖刻，刘墨林头上已经浸出汗来，范时捷却并不在乎，叩头说道：“是！年羹尧既不是皇子，也不是宗室，他的帅旗凭什么用明黄色？”雍正笑着指指棋盘一角，说道：“墨林，这个角朕要点方——旗上用明黄，是御赐的，你大惊小怪干什么！”

范时捷抗声道：“他束的明黄带子，也是御赐的？他吃饭，叫进‘膳’；他赏人东西，叫‘赐’，这是人臣应该做的？”

雍正停下了手中的棋，厉声问道：“你是有密折专奏权的，这些事为什么不告诉朕？你早做什么去了？”“回皇上话！”范时捷扬着脸道，“臣早就奏了，黄匣子都由年羹尧军邮直递。这在巡抚衙门签押房里都存了档的，有记录在案，不信您下旨查查！”雍正随手下了一子，他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。这些事允祥曾含含糊糊说过，也曾专门派人到兰州查过档，但并没有查到密折寄档存根票和记录，他的心突然变得有些烦躁，恶狠狠说道：“朕查过了！你的话十九不可信！朕知道你那点子心思，年羹尧受朕宠信，你妒忌，他立了功，你又想他必定功高震主，所以趁热灶窝儿要和他生分，为自己将来留地步儿——因为你毕竟是他荐的，羽毛丰满翅膀硬，怕落过攀附权臣的名儿，可是不是的？”

“不是的！”范时捷硬碰硬地顶了回来，“岳钟麒离松潘近在咫尺，我在兰州远在千里之外，为什么要调我的兵驻守松潘？这不是调度无方，也不是年羹尧不懂军事，他是怕岳钟麒争功！万岁，这是明摆的事，臣死也不明白，您为什么袒护年某的短处？”

雍正心里越发烦躁，看看刘墨林又要和自己下和棋，气得将手中棋子“啪”地扔进棋盒，勃然作色道：“再下一盘，下和棋，朕杀了你——范时捷，你是和朕说话？你这叫守臣道？年羹尧在西边大捷，举朝共庆、薄海同欢，你要向隅而泣，讨朕的不高兴？——仗打赢了，这件事就是说，年羹尧是对的，你不高兴，足证你是小人！”“臣是君子，不是小人！”范时捷立即顶了回来，“难道打了胜仗就可以欺君？年羹尧的奴才到朕衙门，就叫臣开中门迎接，臣就不能如他的意。”雍正气得手直哆嗦，说道：“你不听年羹尧的，就是不听朕的！”

“臣听万岁的，不听年羹尧的！”

“那你的巡抚就当不成！”

“臣就不是那那块料，也不想当什么巡抚。”

雍正勃然大怒，霍地立起身来，朝外喊道：“张五哥！”张五哥早就听见范时捷与雍正一递一句拌嘴斗口，捏着两手冷汗进来。雍正脸上青一块白一块，手颤头摇，指着范时捷口吃地说道：“把这个杀才发，发发——”刘墨林也惊得站起身来，忙又跪下，生恐将范时捷发往刑部，正要开口劝说，雍正已改了口，“发往怡亲王府，叫允祥管教这畜牲！”一群太监宫女原来吓得人人手脚发软，听见处置如此之轻，都觉意外，不禁面面相觑。



“沽名钓誉，小心眼儿！”雍正余怒未息，重新坐下，对刘墨林道：“朕就见得假惺惺。带一点假，朕就容不得，——这盘棋你赢不下朕，君无戏言，朕必诛你！”

刘墨林看看棋盘，要赢雍正只消抢占几个大官子就成，不费吹灰之力。但雍正这样喜怒无常，谁晓得输了棋又会怎样；一边打着主意沉着落子，一盘棋下来通算，偏偏又是和棋！

“扳出去！”

雍正拍案大怒，满盘棋子飞起老高：“尽是假的，虚糊弄！真没有意思！”几个太监立时过来，架起刘墨林便走。刘墨林挣扎着，一手举着，大叫道：“万岁，我赢了你一子！这个黑子攥在我手里！”

“皇上怎么了，生这么大气？”众人正没做理会处，外头传来允祥的声气，接着便见允祥乐呵呵进来。因见几个太监架着举着一枚黑子的刘墨林发愣，雍正一脸又好气又好笑的神色，笑怒道：“放开这狗才！”因将方才的事说了，叹道：“朕在藩邸荣华富贵不减如今，多少还有几个朋友，能聊聊天，说几句体己话。如今你看看这些人，有的成心要气死朕，有的怀着异样的心思，面儿上奉承，背后不知做些什么勾当，说是垂拱九重，其实是坐在针毡上装神弄鬼，说吉利假话，看吉利假戏，连下棋也是假赢，思量起来真没意思透了！”

允祥听了半日，才明白雍正正是心里寂寞，发了无名火，因笑着劝慰道：“皇上嘛，就是称孤道寡的人。先帝爷在时，也说过这些话。他老人家会宽慰自己，会自己寻乐子。今儿东巡，明儿上五台山，后日又登泰山观日出，再不然就下江南，观了景致也不误了政务。先是拜了伍次友为师，后来又请方苞为友，不给官作，只叫伴君——皇上秉性严肃，无昼无夜除了做事还是做事，怎么会不寂寞？这怪不得别人，只怨皇上您不会享福。”雍正自失地一笑，摆手命太监：“放开刘墨林吧！莫不成真为一盘棋就宰了你，朕连股纣王也不如了——再这么拍马，你就不要进来侍候了！”

刘墨林忙叩头道：“臣不过见皇上不欢喜，讨过吉利，晓得皇上断不为这小事就弄掉吃饭家伙的。”一句话说得雍正也笑了。允祥因道：“方才原也要进议事的，恰碰上十四弟。他明个儿就上道，我们谈了一会子。问我能带家眷不能，王府护卫要不要一同去，我说这些事要请旨。进来在水巷口又碰上范时捷……”

雍正心里像针刺了一下，猛地想起——这才意识到今儿性子不好，全为见到这个女子，思量着打断了允祥的话，说道：“你是审过诺敏一案的，田

文镜从山西带来的那个人证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人证？”允祥不禁愕然，他怎么也想不到雍正会一下子离题万里说起这个，一边沉吟，说道：“人证从布政使、按察使，还有藩司库吏大几十号人吧，万岁问的是哪个？”

“那个女的呢？”

“是代州人，万岁——”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乔引娣……”

雍正一仰身靠在椅背上，似乎问话又似乎喃喃自语：“姓乔？噢……那是个汉人了。”允祥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说道：“是个汉人，如今在十四弟府。万岁怎么问起这个来了？”雍正收住了神，说道：“没什么，随便问问，你告诉允禩，不用带护卫，家人都可随他去——且说范时捷，他都说了些什么？允祥看了看垂手侍立的刘墨林，说道：“这话刘墨林不可外传，范时捷说年羹尧这人不可不防。”

“这话方才范时捷在这里已经说过了。刘墨林不是个笨人，不会拿自己脑袋开玩笑。”雍正冷冷说道，“大将军有八面威风，年羹尧节制陕甘山川青五省大军，专阃在外君命有所不受。专断杀伐，自然要招闲话。人无完人，朕只取他的大节大功。不然，外头办事的封疆大吏都变成谨小慎微的好好先生，有什么屁用？刘墨林，你去见见宝亲王，传朕的旨意，朕明日送你们出午门，七十岁以下老亲王贝勒，六部九卿文部官员二品以上，送你们潞河驿设酒辞京。朕随后还有手诏，你们带给年羹尧！”刘墨林听一句答应一声，却步退出殿外，径自传旨去了。

殿中只剩下了雍正和允祥。雍正心绪似乎有些纷乱，脱掉青缎凉里皂靴，趿了一双千层底布鞋踱着步子。允祥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盯着雍正，半晌，才道：“万岁，您好象有心事？”

“是啊，……”雍正抚着有些发烫的脑门，仿佛不胜慨叹，“面上上朝局无事天下太平。不知怎的，朕总觉心里不踏实。似乎朕离开北京，心里就落空似的。三贝勒弘时，他坐得住这个儿么？”允祥低头想了想，说：“不妨事的，隆科多掌着禁城防务，政务是八哥和我帮着处置，有料理不开的，方先生就住在畅春园，我们也可去请教。再说，皇上去河南，离这里不远，八百里加紧文书隔日就一个来回。”雍正瞟了允祥一眼，移时才叹道：“老十三，朕什么也不想多说，只交待你一句，丰台大营你替朕掌好。”

允祥仔细品味着雍正的话，半晌才低头答道：“是！毕力塔是我使了几

十年的人，大营上下将弁，一多半是皇上当年亲自简发的。万岁，您放心！”“朕不能放心。”雍正的眼眸又灰又暗，仿佛要穿透宫墙似的望着远方，“——叫马齐移居畅春园，有事你和方苞马齐商量——你知不知道，隆科多曾经到皇史宬取走了朕三个儿子的玉牒？再说，正当太后薨逝，他到军机处取调兵勘合做甚么？对了，军事已了，军机处调兵勘合要立刻封掉——一会儿退出去你就办这事！”

允祥头嗡地一声，蓦地出了一身冷汗：皇上玉牒是最机密档案，说起来没甚要紧，但上头记载着各人出身准确的年月日时生辰八字。隆科多取这个东西——除了魔镇害人——有什么用场？联想到太后崩逝朝廷种种布防，想想雍正的话，也真令人发噤，沉思着喃喃道：“隆科多？隆科多……是宣明遗诏的人呐……难道……？”

“朕只是防人，并不打算害人。你不要胡猜乱疑。”雍正的目光逼视着允祥，烁然生光：“你须明白，逼勒官员归还亏空；改制制钱铜铅比例；清理冤案；还有朕的几个宠信大臣，李卫在丈量土地，取消人头税，田文镜还准备在河南叫官绅一体纳粮——朕一揽子开罪了天下所有的官员，得罪了所有豪富地主。内里外里隐患重重，早就盼年羹尧打个大败仗，他们好召集八旗铁帽子王会议逼宫！所以年羹尧就是十恶不赦的混帐王八，咱们也得先买他的帐！——方先生，了不起！”允祥一笑，说道：“臣弟也不晓得皇上这么多套套——怪不得人家有的说——”

他突然觉得自己说漏了嘴，张大了口，竟一时接不下去。雍正逼视着他，见他满脸通红，便道：“想说假话你就退出去！”允祥只好噎了一口气，咽了一口唾沫道：“说您是打富济贫的……强盗皇帝——不过不单是说您，接着还有一句‘允祥是为虎作伥’。”

“说得好！朕就是这样的心思，这样的行径，朕是天地间第一铁铮铮的汉子！不过说朕是‘虎’，未免也忒小瞧了朕。朕受命于天，乃真龙天子，所以你是为‘龙’作伥！”雍正牙关咬得紧紧的，脸上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轻蔑的微笑，徐徐踱了几步，忽然仰首长叹一声，又道：“朕何尝不知道维持好这些兄弟，君臣父子兄弟雍雍穆穆揖让谦和些儿，朕自己的日子就好过些儿？但你须明白，孟子讲‘民为贵’，其实是提醒君主，不要把百姓惹翻了！如今这积弊堆如山积，说到根子，是官吏不遵王教，不干老百姓什么事。不压一压这些贪墨的污吏，不整治一下鱼肉乡里的豪绅——这些个封豕长蛇，城狐社鼠在下头‘替朝廷’激民变，民变起来，朝廷又无力镇压救平——防民之变，甚于防川呐……”他的心情似乎处于极度的矛盾状态，唏嘘一声又

道：“想想看吧！秦始皇一统六合，横扫天下，何等英雄？陈胜吴广两个高粱花子振臂一呼，就搅得局面稀烂！”

允祥听着，揣摩着这番话意，字字句句透骨痛髓，竟不自禁打了个激凌，脸色也变得有些苍白，半晌才笑道：“皇上给我画的这幅画儿叫人看了不寒而栗。不过据臣弟看来，吏治虽昏，也还不是文恬武嬉，我朝无苛政，深仁厚泽，不会是奉承套话，与秦二世时大不相同。何至于到那一步儿呢！”

“这些朕岂不知？”雍正冷冰冰说道，“最怕的是代代皇帝都像你这么想！所以你说的是有理的混帐话！不讲这些了，台湾垦荒做得好，今年没有从福建藩库提粮食，那个知府叫黄立本；还有杨名时，贵州今年自给自足，还多少有点富余。明儿叫上书房拟旨，奖升两级，廷寄出去！”

“扎！”

“你给朕看好家！”

扎！”

“立刻到粘竿处，点四十名有本事的侍卫护卫，随朕出行！”

“扎！”

“告诉他们立刻准备行装，”雍正微笑道，“这只有你一人知道，回头告诉方先生就是，朕今夜就离京了！”

允祥吃了一惊，抬起头来盯着雍正，说道：“皇上，不是定的后日么？再说，大驾仪仗也来不及预备呀！”

“坐在銮驾里除了谄笑，还能看见什么？”雍正哼了一声，“朕微服走。大驾是空的，先去五台，再去泰山，然后去河南，朕坐大驾回京——听见了？”

“扎——臣，明白！”

### 第三十回 魑魅魍魉戏法汴京 心意不投逐走金陵

田文镜在开封任职不足三个月，骤然越过道、臬、藩三级，径直超迁河南巡抚，惹得通省同僚一齐眼红，因新任开封知府尹未到职，暂且由原任同知马家化摄府事，原任巡抚家眷也未离开巡抚衙门，田文镜一来觉得有点忸怩，不好意思升堂视事，接受不久之前还高居于自己以上的下属的参礼，二来开封城北就放着一长年年决溃的黄河，眼看菜花汛将到，又从密批批语辞气里瞧出来，雍正似乎想亲自来视察河防——无论当巡抚还是当知府，当前河防都是第一要务，出了事都要受处分，而且就开封城而言，只要决溃，必定先受其殃，康熙二十六年黄水破堤南灌，城外水深三丈，城内也有丈余。无官无民都在城上露宿待援，连淹带饿冻，还有传疫死了七八千人，朝旨一下，巡抚发军前效力，知府赐自尽。所以田文镜尽管一肚子报效雍正知遇之恩的心，要改革旧赋制度，要清冤狱，要刷新吏治，成天下第一名巡抚，眼前却只能死心塌地先使悬河不致崩溃。他从浙江绍兴聘了四名师爷，两个管刑名，两个管钱粮，每人每年三百两的修束，外加一个邬思道，志管为自己起草奏章条陈，却是每年五千两的花花白银。别说那四个师爷心里别扭，就是田文镜，几时想起心里便是一阵光火，但邬思道是李卫所荐，先荐诺敏，诺敏倒了又荐到自己这儿，可见此人与李卫关系非同寻常，李卫自己就是雍正跟前说一不二的人物，和怡亲王更是过从得密，因而他早就想寻事开掉这个每天醇酒妇人任事不管的痼子，却迟迟不敢下手。偏生邬思道上的奏章条陈，每次都照准，还时有嘉勉言语——也实在无可挑剔。眼见五月将近，上头驿报水情，甘陕雨水大，去年落雪多，今年菜花汛来势不祥，田文镜下令取出开封府全部库银资河工用仍不敷数，便用巡抚关防，咨会通政使衙门，拨银一百万征用民工。藩司衙门回文极为客气，门也堵得极严：

上咨稟知田大人文镜：宪命悉领，唯户部于三月二十九日奉廉亲王允祀、怡亲王允祥并上书房救命，河南藩库现存所存银三百十九万两，一百万着随时递送年羹尧处军用，五十万两解送山东赈灾

(来年由户部补实)，一百三十万两传送李卫处购买漕粮(已发)，以补京师直隶用粮不足——仅此粗计，藩库可动用银两仅三十九万两，谨遵宪命全部拨往河工。年羹尧奉旨回军过境犒军所需，仰盼大人指示方略。

这就是说，只能给三十九万两银子，而且还要田文镜自己设法应付年羹尧过境应酬！田文镜接到这张咨文，气得两手哆嗦脸色苍白，但藩司与巡抚名虽统属，实则只有半级之差，坐镇河南的藩司的通政使，又是首席王大臣允祀的门人车铭，论根基资望，都比田文镜硬气得多，也根本瞧不起自己这个刚刚越级爬上来的新巡抚。思量许久，田文镜只好回府衙西花厅(正厅签押房已让给马家化处置政务)，叫来四个师爷商量办法。

“今年桃花汛已经决溃一处，兰考淹得一塌糊涂，”田文镜盯着两个钱粮师爷说道，“前任巡抚为这已经吃了挂落，菜花汛水量更大，所以我心里很急。我自己功名倒是小事一桩，万岁爷也要亲临视察河防，圣驾安全出了事，就把我剁成泥，也难向天下后世交待。请你几个老先生，计议一下，有什么好法子，只管说。”

他本来就又黑又瘦，这些日子看河防，调度河工，和务衙门吏员整日磨嘴皮子打擂台，越发显得干瘪枯黄，熬得发黑的眼圈下皮松弛着，仿佛疲倦得一推倒就再也起不来，斜靠在椅背上一口接一口喝着浓酽的普洱茶。两个钱粮师爷，一个叫吴凤阁，一个叫张云程，都在五十岁上下，都端着水烟袋呼噜噜吸个没完。满脸皱纹一动不动。许久，张云程才道：“东翁，河道汪观察昨个儿和我们议了半日，要是这三十九万能拨过来，从广武到省城河堤用草包加固，是够使的了，下游无论如何不能确保。但皇上要来，自然要到开封，您把情形向皇上奏明，这里头的难处人人皆知，不定圣上还能从户部批过一点银子。河南这地方年年都有决溃，东翁您接的就这个烂摊子，皇上断不会为下游决溃怪罪您的。”吴凤阁穿着黑缎套扣马褂，戴着一副水晶墨镜翘足而坐，显得从容不迫，喷了一口浓烟笑道：“云程兄，皇上将东翁一下子简拔到这个地位，你知道有多少人妒火中烧？无论上游下游，只要有一处决溃，布政使、按察使还有下游的府道就会一窝蜂地上章弹劾。所以拼了命，今年这个菜花汛也要叫它平安过去！这没有一百五十万银子，无论如何都办不来的！”

“说说归说说，哪里得这一百五十万呢？”坐在一边的刑名师爷毕镇远一哂说道，“西边年大将军战事已毕，所谓‘军用’不过是个借口，要难为田

中丞而已。就是大将军过境劳军，我看也未必能用多少银子。三千军马有五万两足够使的了。就是买漕粮，也不是什么急用。黄水泛滥，买漕粮用来赈灾好呢？还是堵住这条悬河，压根就不泛滥的好？所以我看，要把藩司的回文严词驳回去。驳得他们无话可说，这样，就便他们不肯，河堤开了口子，追究起来，他们就得担责任——田中丞毕竟是新任巡抚，难道前头河道失修，责任要叫田大人承担？”坐在他身边的刑名师爷姚捷冷笑一声道：“你说得何其容易！他仔细看看那份回文，人家压根就没说我藩库里不给钱！你驳这个咨文，驳的不是藩司衙门，驳的是廉亲王、怡亲王！别说这两位王爷，就是上书房那群相爷，我们得罪得起么？”

田文镜一边听一边想，觉得人人一套道理，都说得无可非议，思量了一阵，问姚捷：“依着你看，该怎么办？”姚捷是四个师爷里头最年轻的一个，只有三十多岁，十分修边幅，听东翁问他，挽首略一思忖，扯了扯天青实地纱褂，“哗”地打开摺扇，轻摇着，从齿缝里崩出一个字：“借！”田文镜不禁精神一振，身子一倾问道：“向谁借？”

“中丞，打藩司的主意是不成的，”姚捷将一条油光水滑的辫子向后一甩，掏出手帕子揩了揩剃得光溜溜的嘴唇，侃侃说道，“皇上正在清理亏空，借库银犯了圣忌，断断使不得。告诉东翁，臬司衙门就是有钱，也不是府中的，昨个我去臬司和几个师爷聊起这件事，说起中丞大人的烦难，张球他们当时就笑了，几个人当时一凑，立时就是五十万！”说着，从靴页子里掏出一叠子银票递给田文镜，“您瞧！您要亲自去见见臬司胡大人，金口一开，再弄个五七十万算得了什么！”

田文镜吃了一惊，接过银票看看，有三万一张的，也有五万一张的，最少的也是三千两的见票即付的龙头票子，还附了一张条子，上写：

黄水一漫，民不聊生。球生于斯，养于斯，身家性命系于斯，敢惜此身外之物为守财奴歿于黄水？愿破产为国，为中丞大人分忧，敬献此金，恳请啗纳充为河工之用！张球谨上！

田文镜又是感奋又是激动，拿着银票的手微微颤抖，竟起身向姚捷躬身一礼，说道：“真真难为你！河南有张球这样秉忠秉公仗义疏财的明哲之士，实为豫省的体面！我要请邬先生好好写一份折子，保奏这些急公好义之士，请圣上表彰！”说罢起身道：“我这就去拜望胡期恒，就便接见这群官员师爷！”

“怎么样！”眼见田文镜坐了八人大轿开中门出去，四个师爷回到花厅，

姚捷得意地摇着扇子，眯缝着眼笑道：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！”张云程道：“看不出你年纪轻轻，办事这么有板眼！”毕镇远笑道：“我说呢，这几日不见你的影儿，原来替主分忧去了！”张云程冷笑道：“邬先生每年五千两，你总该长长工钱，或者给你三千？”

一直坐着没言声的吴凤阁推推眼镜，格格一笑说道：“姚老弟，你只掏了右靴页子里的银票。左靴页子里的也都取出来吧。平分！”

“什么？”姚捷一怔，“吴老先生说的什么话，晚生不明白！”毕镇远惊讶地望着吴凤阁，没言声，张云程便问姚捷：“你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？”

吴凤阁站起身来慢慢踱着，槟榔荷包在腰间一晃一晃，冷笑道：“咱们绍兴师爷，分钱粮刑名两派，各自都有不传之秘。我呢？一个叔叔是刑名师爷，没有儿子，一身兼挑了两门子学问——那臬司衙门，管的是拿贼捕盗，狱狱断刑，不发黑心财，哪来的银子赞助河工？张球这人我也略知一二，归德府张、曹两家都是挂千顷牌的有钱主儿，为争一块牛眼风水地，打官司都打得两家都家破人亡，不是张球的主审？——哼！别说十万，你这会子告诉他，田大人要具本参他，叫他拿五十万，他也乐颠颠地双手捧过来！怎么样，我说的不错吧？”

张云程和毕镇远这才恍然大悟，不由得佩服地盯了吴凤阁一眼，又齐把目光扫向姚捷。姚捷略显尴尬地干笑一声，果真从左边靴页子里又抽出一张大银票，说道：“真人面前作不得假，我原也不想昧掉这钱。这是五万，我拿一万四，剩余的三位平分，可成？这钱他们挣得容易，不拿白不拿，拿了白拿，白拿谁不拿？不过有言在先，钱粮河工上头有好处，你们也不能被窝里放屁独吞！”一句话说得几个人都笑了。毕镇远笑道：“你们可小心，这钱上头沾的有血！”张云程道：“先家父在胡州黄道台跟前当师爷，一年也有一万三四千进项。我想跟了田大人这么个巡抚，少说也得一万吧？谁知道三百就是三百！娘希匹那个瘸子有什么能耐，一年五千！奏折、条陈，这些个官样文章，我孙子也写得！”

“在中丞那儿不能提这话！”吴凤阁板起脸道：“咱们三百就‘三百’，早晚他们自己就要翻脸！听说他和中丞有言在先，当了巡抚每年八千就是八千！咱们也眉开眼笑地认了。田中丞这会子一心报效皇上，不是个捞钱手儿。我们得顺着这个思路去侍候他，早晚他下了水不能自拔，才能发狠弄钱呢！”正说着，见邬思道架着双拐，两个小厮随后跟着，风摆杨柳价进了二门，便住了口，跨步进来一躬笑道：“静仁兄！满面红光，你好精神！今个儿又哪里吃酒去了？”邬思道支起双拐拱手还礼，笑道：“今个儿浴佛节。我是个儒



生，原不信这些个，家下两个婆姨却硬要去相国寺，陪着走了一遭瞧瞧热闹。他们回包府家下洗铜佛，我坐了小轿上黄河大堤看了看，又碰到一位旧朋友，在酒店里吃了一回酒，这才赶回来——东翁呢？今个你们不是议事儿么？”邬思道说着便目视众人。他原残疾羸弱，但这些日子常出外郊游，大约心情也好，又吃了酒，脸色黝黑中透着绯红，双眸炯炯，看去神采照人。

几个人对这位年金高出自己二十倍的“首席师爷”没有一个服气的，听着他的话越发不受用：我们这“三百两”在这里和主官苦苦会议商计治河，你这“八千两”却带着美人香草又是郊游又是吃酒！心里尽自想，各人已暗得好处，抱定了不挑是非也不合作的宗旨，都笑着与邬思道寒暄。毕镇远因笑道：“我们议了一阵子河工，田大人打轿去臬司衙门，拜望胡期恒去了。”

“唔。”邬思道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说道，“那我就在这里等等中丞。”一头说，进来便坐了竹凉椅上，索了邸报，摇着扇子吃茶看邸报，不再言语。他和众人不合群，众人也拿他当外人，见他大咧咧坐着不言语，早一个一个托辞出来，另寻地方“均分”那五万两银子不提。

大约过了午时，听见衙门口三声炮响，田文镜头戴蓝色明琉璃顶子，孔雀补服里头套着九蟒五爪袍子，一头热汗进了花厅。邬思道在凉椅上已昏昏欲睡，见他进来，忙坐直了身子问道：“河工银子有下落么？”田文镜冷冷地嗯了一声，脱下袍褂，取过邬思道身边的邸报，看了看，松弛地仰了一下身子，舒了一口气道：“哦……算日子，皇上御驾今日恰到五台山，浴佛节礼佛，皇上真是虔心！”

“皇上佛学已到无上菩提境界，但皇上尊的还是孔孟儒学。”邬思道似乎并不介意田文镜对自己的冷漠，摇着一把泥金湘妃扇徐徐说道：“不知田大人筹到多少银子？我到河上看了看，听老河工们说，今年菜花汛来势不善啊！”田文镜睨了邬思道一眼，垂下眼睑呷了一口茶，仿佛故意冷落邬思道似的，等了好一阵，才不冷不热说道：“这事我操心几个月了，要到此时才想起来，早就误事儿了！银子已经筹到九十多万。藩库里再调出些，河南今年黄河决不了口了！”邬思道何等聪敏之人，当然早已看出这位主翁大人对自己的疏远，却偏不计较，听了只是微微一笑，起身架着拐杖笃笃有声踱了几步，站在窗前，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大柳树上两只正在闹枝的黄鹂，在一阵难堪的寂静中，许久才问道：“明年呢？”

田文镜见他如此倨傲，由不得心头火一窜一窜地，几乎就要发作，却又按捺住了，只冷冰冰说道：“自古黄河无不决溃之年。昔年靳辅陈潢治水，那是何等样的能员？一头治着，仍旧要决溃！我初到任，能保住今年就算勉尽